

模仿与超越《论语》:《庄子》重言的叙事特征

陈永辉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为使学界重新认识《庄子》和《论语》的关系,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庄子》重言和《论语》的关系,发现《庄子·大宗师》篇中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和《庄子·天地》篇中的子贡遇汉阴老人两则重言在叙事上对《论语·微子》篇中子路问津和子路遇荷蓀丈人两则故事存在模仿的倾向。同时指出《庄子》重言在叙事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从而超越了《论语》。

关键词:叙事学;《庄子》;《论语》;叙事模仿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3-0093-04

研究《庄子》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从叙事学的视角对《庄子》和《论语》叙事方式进行比较,当前的相关研究者还鲜有提及。笔者发现《庄子》的一些重言和《论语》的部分篇章在叙事方式上非常相似,《庄子》在重言叙事上有故意模仿《论语》的嫌疑。本文便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庄子》中两篇重言对《论语·微子》中两则故事的叙事模仿。

一、故事梗概

《论语·微子》讲述了两则故事,一是“子路问津”,一是“荷蓀丈人”。在“子路问津”故事中,孔子让子路去向长沮、桀溺打听渡口,由此展开子路和长沮、桀溺的一番交谈。长沮、桀溺对子路的态度比较冷淡,并劝告子路放弃跟从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转为追随避世之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1]子路回来后把长沮、桀溺的话告诉孔子,孔子叹道自己不能与鸟兽同群,自己与世人相处只是为了改变乱世的现状:“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与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

在“荷蓀丈人”的故事中,子路跟随孔子落在了后面,子路遇到荷蓀丈人后忙问他是否遇到自己的老师,没想到荷蓀丈人却对孔子讥讽了一番,认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1],然后荷蓀丈人杀鸡款待子路,并让自己的儿子和子路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并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孔子。孔子为了反驳,让子路返回再会荷蓀丈人,谁知荷蓀丈人已经出门了,于是子路就向荷蓀丈人的家人转达了孔子的话,孔子认为君臣之间的大义是不能废弃的,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推行大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1],认为荷蓀丈人避开乱世洁身自保扰乱了君臣伦理关系,“欲洁其身,而乱大伦”^[1]。

回过头来看《庄子》,我们会明显地发现《庄子》的两则重言与上述《论语·微子》两则故事有着相似的叙述方式,这两则重言一是《庄子·大宗师》中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的故事,一是《庄子·天地》子贡遇汉阴老人的故事。为分析方便,我们也对两则重言的大概进行简介:

先看《大宗师》中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的故事:孔子听到子桑户死后还没有下葬,就让其弟子子贡去帮助料理丧事。子贡到达后却看见子桑户的两个

朋友(孟子反、子琴张)一个在编曲,一个在弹琴,并且相和而唱,子路疑惑地询问孟子反、子琴张对着尸体歌唱是否合乎礼仪,孟子反、子琴张则嘲笑子贡根本不知道礼的真正涵义。子路回去后把所见告诉孔子,并向老师询问自己的疑惑:“彼何人者邪?”^[2]即孟子反、子琴张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孟子反、子琴张是摆脱礼仪约束而游于人世之外的人:“游方之外者。”^[2]而自己和他们正相反,是“游方之内者”也,是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人,并对孟子反、子琴张的生活方式进行赞美。

再看《天地》中子贡遇汉阴老人的故事:子贡返回晋国,经过汉水南岸时发现一个老人抱着水瓮取水浇地,用力多收效却甚微。子贡便好奇地问老翁为什么不用省力且见效快的机械,灌园老人却讥笑子贡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2]即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情,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机变之心,机变之心使心神不宁,而心神不定便不能载道。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机械省力,而是感到羞辱而不愿意去做。子贡羞愧满面,无言以对,当老人知道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后便对孔子学说进行批判,认为孔子是以博学比拟圣人,以夸矜来超群出众,并让子贡赶快走人以免影响自己耕作。子贡怅然若失,走出三十里才恢复常态,子贡的弟子问其中的缘由,子贡说起初认为天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圣人,现在却发现浇水老人也是圣人,孔子说用力少收效大是圣人之道,但现在不是这样,德行完备,形体健全,精神饱满才是圣人之道。子贡回到鲁国后把自己路上的见闻告诉了孔子,孔子回答说像汉阴老人这样自然质朴、体悟真性而遨游与世俗间的人是自己和弟子不能认识的。

二、叙事模仿

(一) 叙事视角模仿

叙述视角是叙述者在文中观察故事的角度,《庄子》二则重言和《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叙事视角一样,均是采用第三者如实转述篇中人物言行的外聚焦型视角^[3],这种视角只如实记录人物的言行而不表露自身。《论语·微子》二则故事中叙述者只是如实地记录了子路和长沮、桀溺、荷蓀丈人的对话以及事后孔子的议论,叙述者自己并没有表露出任何观点。同样,《庄子》二则重言中,叙述者也

只是客观叙述子贡和孟子反、子琴张、汉阴老人的交涉对话以及事后孔子对此事的议论,叙述者自己也没有表露出任何观点。因此,《庄子》二则重言和《论语》中二则故事的叙事视角就像一台摄影机,虽摄入各种情景,但却没有对这些画面做出解释和说明。由于二者的叙述者均和文中故事保持距离,由此形成一种共同的零叙述风格的外聚焦型视角。

(二) 叙述者类型模仿

叙述者是指文中的陈述行为的主体,它与视角一起构成叙述,依照不同的视角,叙述者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庄子》二则重言和《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叙述类型都是一致的。如从叙述者与所叙述对象的关系看,《庄子》二则重言和《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叙述者都可以归纳为异叙述者^[3]——叙述者不是叙事故事中的人物,叙述的是别人的事情。《庄子》二则重言和《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叙述者都是所叙述故事的旁观者,均没有在所叙述的故事中出现,因此是异叙述者。从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看,《庄子》二则重言和《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叙述者又属于客观叙述者^[3]——叙述者在叙述中绝少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只充当所叙述故事的传达者。《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叙述者没有对子路和长沮、桀溺、荷蓀丈人的对话以及孔子的议论发表看法,《庄子》二则重言的叙述者也没有对子贡和孟子反、子琴张、汉阴老人的交涉对话以及孔子的议论发表见解,因此二者的叙述类型均属于客观叙述者。

但这种客观叙述者并不表示叙述者持完全中立的立场,只是叙述者把自己的立场通过一些文字隐晦地流露出来。如在《论语·微子》两则故事中,孔子的最后点评和子路传递孔子的话语都是对事件最终的权威评价,且不容置疑,叙述者肯定儒家学说的立场是显然的。同时叙述者也通过一些微妙的用词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如在子路问津中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因此有讽刺隐者不积极用世且与鸟兽同群之意。在《庄子》二则重言中,叙述者的倾向则更加明显,如在“天地”一则中,写汉阴老人神态是“忿然作色”、“笑曰”^[2],而写子贡神情则是“子贡瞋然惭,俯而不对”^[2]、“子贡卑陋失色,项项然不自得”^[2],通过双方用词的比较,叙述者抬高道家学说、贬低儒家学说的意识便从纸背透露出来。

(三) 叙事情节模仿

这里所说的情节是事件的形式系列和语义系

列,是故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3]。我们先看情节的构成系列,《庄子》二则重言和《论语·微子》两则故事中的情节序列均属于按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组织的链状序列,即一个序列的结尾同时又是另一个序列的开头。我们看《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情节序列,先看子路问津的情节序列:孔子让弟子去问津—子路与长沮、桀溺对话—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发议论;再来看荷蓀丈人的情节序列:子路单独遇荷蓀丈人—子路与荷蓀丈人交谈—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子路传达孔子见解(相当于孔子的议论)。因此《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情节系列均是按事件发生的因果联系和时间顺序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是典型的链状序列。如在子路问津故事中,如果孔子没有让子路去问津,子路就不会遇到长沮、桀溺,子路没有遇到长沮、桀溺就不会有双方的交谈,如果子路不把交谈内容转告孔子,孔子的议论也无从谈起了。我们再看《庄子》重言二则,先看第一则:孔子让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子贡与孟子反和子琴张相互诘问—子贡回来告诉孔子并询问—孔子发议论;再看第二则:子贡单独遇到汉阴老人—子贡和汉阴老人交谈—子贡自省—子贡回来告诉孔子—孔子议论。从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庄子》二则重言的情节序列和《论语·微子》二则故事的情节系列一样,也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因果联系和时间顺序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也是典型的链状序列。如在《庄子》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的故事中,如果没有孔子让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子贡自然不会与孟子反和子琴张相互诘问,如果子贡不告诉孔子,孔子的议论自然也无从谈起。其中《大宗师》中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的情节序列和《论语·微子》中子路问津的情节序列相似,《天地》中子贡遇汉阴老人的情节序列和《论语》中子路遇荷蓀丈人的情节序列相似。

(四) 角色与行动元模仿

在叙述人物上,《论语·微子》二则故事和《庄子》二则重言均由二类主要角色组成,在《论语·微子》中是作为儒家的子路、孔子和作为隐者的长沮、桀溺和荷蓀丈人。同样,《庄子》二则的叙述人物也是由两类主要角色组成,作为儒家的子贡、孔子和作为道家思想的孟子反、子琴张和汉阴老人。无论是《论语》还是《庄子》,这两类角色在思想上都是对立的。同时二类角色包括三个行动元,《论语》中的子路、《庄子》中的子贡作为链接作用的行动元,《论语》中的长沮、桀溺和荷蓀丈人和《庄子》中的孟子

反、子琴张和汉阴老人构成一个与孔子思想相对的行动元,孔子则是一个归纳各方见解的行动元,不同行动元的冲突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子路与长沮、桀溺、荷蓀丈人的思想冲突,子贡与孟子反、子琴张、汉阴老人的观念冲突推动者情节的展开和发展。

(五) 叙述结构模仿

叙述结构也叫叙述语法,是记录和说明故事规则的符号和程序^[3]。结合对二者故事情节序列的分析,我们可以抽象出这几则故事的叙述结构,先看子路问津的叙述结构:Z命令X—X遇到Y—X告知Z—Z议论,再看荷蓀丈人的叙述结构:X遇到Y—X与Y交流—X告知Z—Z议论。接下来我们分析《庄子》二则的叙述结构,先分析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Z命令X—X遇到Y—X告知Z—Z议论,再看第二则子贡与汉阴老人:X遇到Y—X与Y交流—X反省—X告知Z—Z议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庄子》中孔子让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的叙事结构和《论语》中子路问津的叙述结构一致均是:Z命令X—X遇到Y—X告知Z—Z议论。《庄子》中子贡见汉阴老人的叙述结构和《论语》中的子路见荷蓀丈人的叙述结构相似。只是《庄子》在“X遇到Y—X与Y交流—X告知Z—Z议论”的基础上增加了“X反省”一个叙述序列。表层结构隐含着深层结构,二则的深层结构均可以Y与Z的冲突,即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冲突。只是《论语》是通过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冲突来肯定儒家思想,而《庄子》则是通过二者的冲突来揭示出道家思想的合理性。

三、超越模仿

从叙述视角、叙述者类型、叙述情节、叙述人物、叙述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庄子》重言对《论语》叙事的有意模仿,但《庄子》在对《论语》模仿叙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这表现为《庄子》中人物思想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饱满。

第一,人物的思想变化。在《论语·微子》中,子路作为孔子的信徒,忠实地践行着孔子传授的儒家观念,没有丝毫的怀疑,因此子路在《论语》中是一种静态的行动元,形象模糊,只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而在《庄子》中,作为孔子信徒的子贡则对信奉的儒家观念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意识,形象显得立体丰满起来。

子贡已经开始认识到天下并不是只有孔子一人

是圣人,力少功多并不是唯一的圣人之道,德全形全神全才是更高的圣人之道,因此子贡对信奉的儒家观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从而摆脱了《论语》中单纯作为传声筒的子路形象,自己获得了独立意识,形象饱满立体起来。

不仅孔子的弟子子贡的思想是变化的,就是孔子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在《大宗师》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中,当子贡把自己在子桑户丧事上看到的孟子反和子琴张的言语行径告诉孔子后,孔子感叹:“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2],孔子认为子桑户、孟子反和子琴张是游于人世之外的,自己让子贡求吊唁子桑户是非常浅薄的,并对他们那种逍遥于生死,神游于世外的人生哲学表示赞叹,这和《论语》中孔子坚持自己的学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动辄便对隐者思想进行批评辩驳的孔子形象是根本不同的,《庄子》中的孔子已经开始向道家投降,是道家化的孔子了。

第二,和《论语·微子》简朴的叙事相比,《庄子》二则重言增加了人物的动作和神态描写,因而情节饱满,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性强。如在《大宗师》中,庄子对孟子反和子琴张的举动进行描写,“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二人相视而笑”^[2],从而把二人逍遥于生死和对儒家不屑的形象逼真的勾画出来。《微子》中没有对荷蓧丈人的耕地动作和双方的神情进行描写,《天地》中则对汉阴老人的汲水动作以及子贡对话时双方不同的神情进行了描写。汉阴老人当时在菜园子整地开畦动作是“凿

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2],老人耕种动作如在眼前,而对汉阴老人和子贡的动作神情更是描绘的惟妙惟肖,“为圃者仰而视之曰”、“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一个激动又自信的老者形象跃然而出,而子贡“瞋然惭,俯而不对”,“卑陋失色,琐琐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一个对自己学说失意、怀疑、不自信的形象也形象地表达了出来。

四、结 语

从叙述视角、叙述者类型、叙述情节、叙述人物、叙述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庄子》重言对《论语》叙事的有意模仿,但《庄子》在对《论语》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因而和《论语》相比,《庄子》重言情节饱满,人物形象生动,可读性强。由于当时儒家是显学,受传者自然多少受到儒家的教诲,《庄子》重言采用和《论语》相似的叙事方式可以使庄子的叙事风格给受传者似曾相识的感觉,降低了受传者接受的难度,从而达到了传播自己学说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2] 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胡亚敏. 叙事学[M]. 2版.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Zhuangzi's imitation and surpass fo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narration

CHEN Yong-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Zhuangzi*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ave a similar narrative way i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narrator, narrative plot, narrative characters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paper, therefore, believes that *Zhuangzi* has the tendency to imitat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narration. At the same time, *Zhuangzi* carries out creation and expansion, so *Zhuangzi* surpasse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narration. After the above analy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Zhuangzi*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narration; *Zhuangzi*;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mitation